

流沙

瀛苑副刊

孟夏五月，海島所特有的燥熱，已放肆地籠罩這一大片土地，路邊的鳳凰樹，也透露了些許火紅的消息；只是高枝的好鳥、林間的蟬兒不解人間的遞嬗，依舊空自鳴轉著。

而因著些許的際會，得以在末了的時刻齊聚一塊兒的機會，究竟是遲來了些呢？抑或這本就是人們面對分離時，都會想得到的作法？經過幾番的討論，我們終於選定在河濱作為我們第一次，卻也是最末次的出遊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對於這次的活動，我總覺得自己該有放浪形骸的瀟灑表現，是以河水雖濁，些微的躊躇之後，我終還是投向了自然的懷抱。

同行的男孩，逕自在湍急的流水中，不亦樂乎地玩了起來。跌坐在淺沙岸旁，偶然間，我抓取了一把沙泥，將它攤平在手心上，不一會兒，流水便已將一大坨的沙泥漂洗得剩下幾個顆粒較大的石子了。隱隱間，我似乎在這裡頭看到了某些啟示，和整個人生的一部份不謀而合。

把玩了幾次之後，一位同行的女孩走了過來，問我為何呆坐於此，我便將這樣有趣的現象演示一遍，問她能否聯想到什麼，而她，只是不解地搖搖頭。

啊！如果侵襲人生的擾攘紅塵是這湍急的濁流，那麼，能夠陪伴著彼此同登彼岸的，豈不便是掌心之上所剩無幾的石子？而除了思索與領會這樣的道理之外，我又要如何告訴她，步過人生的每一個階段，如同一次次的抓沙漂洗過程，我的掌心竟都只餘剩空無一物的惶恐與落寞？

回程的路上，山路蜿蜒，自高處下望，彷彿便從立足的此地一直延伸至天涯的彼端，於是，我便聯想起「迤邐」一詞。雖然辭典裡對於「迤邐」一詞作了明確的解釋——「斜曲延伸的樣子」，但它卻無法對綿延的視覺意象做出更具美感的詮釋了。

回去之後，我打算將那些經過漂洗所剩的小石子送給同行的友人。或許，他們終不能究知這小小的石子所象徵與隱含的意義，但我知道，如果我對於年少的歲月不復記憶，它將為我迤邐綿延，直到笑聲遺落的地方。

後記：想不到在即將各奔前程的時刻，竟生出了這段令人驚喜的小插曲來。長久以來，我一直想答謝那些在求學的路上，陪同自己走過，乃至於緊要關頭傾囊相授、獨挑大樑的朋友們（例如：工數、專題），但我一直找不到適當的方式。而在動機充足，題材湧現的情況下，藉這次出遊的機會，假「流沙」一名，屬文一篇，順用文字——照相以外的另一種方式，來記錄它所之於我的喜悅（雖然我的手機在這次活動中，不幸遭到水的入侵而犧牲了），並仿效老子「贈人以言」的方式，將它獻給我的朋友們。

2010/09/27